

唐鑑音註

夏

和

第一部	第	部
昭和	年	月
日	冊	號

滋賀縣立膳所中學校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八

睿宗

景雲元年十二月帝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  
為女官以資天皇天后之福

臣祖禹曰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

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語為政云未聞以女子

為女官而可以資福於其親者也天子之  
女天下之所取則也不從先王之禮而從

方士之言襲非法之服奉不享之祠以是  
爲孝非所以率天下也夫古之人豈不欲  
捨其子而厚其親若其可爲則先王爲之  
矣不待後世而始能行也至于明皇亦以  
女追福於睿宗皆廢人倫蔑典禮不可爲  
後世法也

二年正月追立妃劉氏曰肅明皇后陵曰惠  
陵德妃竇氏曰昭成皇后陵曰靖陵皆招魂

葬於東都城城南立廟京師彌儀坤廟

臣祖禹曰人之死也魂氣歸於天形魄歸  
於地葬所以藏體魄也若魂氣則無不之  
也苟無體魄則立廟以祀之而已魂氣不  
可得而葬也夫棺槨所以掩形也墓所以  
藏棺槨也其形氣既無有矣而必爲之陵  
墓不亦虛乎

右睿宗在位四年傳位於玄宗開元四年崩

年五十五

玄宗上

開元元年七月以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知  
內侍省事初太宗之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  
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天后雖女主宦官  
不用事中宗時嬖幸猥多宦官七品以上至  
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帝在藩邸力士傾心  
奉之及為太子奏為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

功賞之是後宦官稍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  
將軍者寢多衣緋紫者千餘人宦官之盛自  
此始憲其末

臣祖禹曰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子孫

更變祖宗之舊也更音羹創業之君其得

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

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高出

群臣之表然未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夫中

人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為姦也明

皇不戒履霜之漸易坤卦初六履霜堅冰

疑也而輕變太宗之制崇寵宦官增多其真

自是以來寢于國政其原一啓末流不可

復塞唐室之禍基於開元書曰監于先王

成憲其永無愆書說命傳說告高宗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為人後嗣可不念之哉為人後嗣可不念之哉

十月姚崇為相嘗奏請序進郎吏帝仰視殿

室崇再三言之終不應崇懼趨出高力士諫

曰陛下新總萬機宰相奏事當面加可否奈

何一不省察帝曰朕任崇以庶政大事當奏

聞其議之即吏卑秩乃一一以煩朕邪會力

士宣事至省中為崇道帝語崇乃喜聞者皆

服帝識人君之體

臣祖禹曰人君勞於求賢逸於任人後王

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人古者疇咨僉諧書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

庸孔安國云疇誰也前武然後用之孟梁  
 紀贊疇咨海內舉其俊茂然後用之惠下  
 見賢焉然苟得其人則任而無疑書大禹  
 後用之謨任賢  
 邪勿疑乃可以貴成功明皇既相姚崇而  
 委任之如此其能致開元之治不亦宜乎  
 二年正月并州長史薛訥奏請擊契丹帝亦  
 以冷陁之役欲討之群臣姚崇等多諫甲申  
 以訥同紫微黃門三品將兵擊契丹群臣乃  
 不敢言三言又錄不聽崇等言出高氏

臣祖禹曰姚崇等以其君討契丹為是邪  
 契音當成之為非邪音當爭之不可微諫而  
 止也爭去聲明皇既不聽諫又益甚之遂相  
 薛訥而使之將兵相將並崇等乃不敢言  
 則是人君可以威脅群臣而遂其非也然  
 則君有大過孟子子君有大過則諫將何以止之夫人  
 臣諫而不聽則當去位苟不能強諫而視  
 其君之過舉強去聲至於天下咸怨其臣則

曰非我不諫君不能用我也始則擇利以處其身終則引誘以歸其君此不忠之大者也使君驕其臣而輕於用武天下不勝其弊勝平聲崇之罪也

帝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聽朝罷多從諸王遊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更平聲謂之五王

帳宋王成器尤恭慎未嘗議及時政與人交結帝愈信重之故讒間之言間去聲無自而入

臣祖禹曰文王孝於王季王季文王父故友於

兄弟思齊詩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睦於大妯大妯文王妃

故慈於子孫以及其家邦至於鳥獸草

木無不被其澤者推其心而已矣先王未

有孝而不友友而不慈者也至於後世帝

王或能於此則不能於彼何哉非其才不

足以爲聖賢不能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孟

惠言舉斯心明皇以藩王有功成器居嫡

長而能辭位以授之唐讓皇帝憲傳本名成器睿宗爲皇帝故

憲立爲皇太子睿宗將建東宮以憲嫡長

又當爲太子而楚王有大功故久不定憲

辭曰儲嗣天下之公器時平則先嫡國難

則先功重社稷也使付授非宜海內失望

因涕泣固辭時大臣亦言楚王有定社稷

功且聖庶枕嫡不宜更儀帝嘉憲讓遂許

之立楚王爲皇太子故明皇之心篤於兄弟

蓋成器之行有以養其友愛之心也足以

抗

能全其天性而讒間之言無自入焉嗚呼

苟能充是心則仁不可勝用也孟盡心下人能充無

欲害人之心而至於爲人父則以讒殺其

子爲人夫則以嬖黜其妻爲人君則以非

罪殄戮其臣下是皆不能充其類也孟勝文公

是尚能充其類也苟不能充其類則其爲善豈不

出於利心哉

三年十一月或上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請



精選刺史縣令停按察使帝命召尚書省官  
議之姚崇以為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  
况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  
皆稱其職乎乃止

臣祖禹曰姚崇之辯雖能折議者之言然

亦未為得也夫天子者擇一相而任之

荀

伯人王有職論

一相者擇十使而使之

使

去聲下如字使

十使者擇刺史縣令而置

之賢者舉之不肖者去之則君不勞而天  
下治矣故有一相則有十使有十使則有  
刺史縣令矣何患乎不得其人哉任相者  
天子之事也選使者相之職也察吏者使  
之責也郡縣之廣守令之衆焉得人而  
擇之正焉苟苟相得其人則委之擇大吏而  
已矣吏非其人則是相之不才也退之而  
已矣崇不論此乃以為刺史縣令不可徧

擇登宰相之體乎

四年姚崇薦廣州都督宋璟有代十二月帝將幸東都以璟為刑部尚書西京留守遣內侍將軍楊忠勗迎之璟在塗竟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歸訴於帝帝嗟嘆良久益重璟

臣祖禹曰昔申張以愆不得為剛語五子曰吾未

見剛者或對曰申張子曰宋璟所以能剛張也愆焉得剛焉於虔切

其唯無愆乎明皇以此重之可謂能知賢

矣祖禹曰三季而論

宋璟為相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為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微倖好呼痛抑其賞逾年始授即將靈荃慟哭而死

臣祖禹曰宋璟可謂賢相矣見其始而知

其終沮其勝而憂其敗懲人主之好武爲天下患之深也其後明皇卒以驥武至於大亂何其智之明歟其可謂賢相矣姚宋相繼爲相二人每進見帝輒爲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李林甫爲相雖寵仕過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

臣祖禹曰三公坐而論道禮冬考工記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天子所與其天位治天職者也  
弗與其

此也弗與治天職也故其禮不可不尊其任不可

不重自堯舜至於三代尊禮輔相相悉切詩

書著矣漢承秦弊崇君卑臣然猶宰相進

見天子御坐爲起在輿爲下前翟方進傳丞相進見王

王御坐爲起在輿爲下所以體貌大臣而風厲其節

也前賈誼傳所以體貌大臣厲其節也開元之初明皇勵精

政治優禮故老姚宋是師天寶以後宴安

驕侈倦求賢俊委政群下唐張九齡傳贊開元間勵精求

治元老舊勳動所尊憚故姚崇宋璟言聽計行力不推而功已成及太平久志滿意驕而張九齡爭彼小人者惟利是就不顧益切言益不聽書臯陶謨何憂乎巧言令色足恭以求親昵人主其之薄於禮而國體巧言令色色孔壬語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巧言厚於情是以林甫得容其姦故人君不體貌大臣則賢者日退而小人日進矣

十年四月以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張說兼朔方軍節度使

臣祖禹曰宰相之職無不總統前百官公卿表太師

太傅太保是為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而兼節制一道

此開元之亂制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語

三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夫宰相百官

之首也荀王伯相者論名且不正則何以

正百官矣自古官制之紊未有如開元者

然則後世何所法乎

六月制增太廟為九室

臣祖禹曰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書咸

德云荀卿曰有天下者事七世天子七廟王記

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自古以來未之有改

也其祖宗有功德而其廟不毀則無世數

前韋元成傳詔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商之三

宗商三宗中宗高宗太甲周之文武是也然則三昭

三穆之外猶足以祖有功而宗有德矣明

皇始為九廟過其制矣夫禮不可多也不

可寡也三代之禮所以為後世之法者盡

矣唐制何所取乎

初諸衛府兵自戍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

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張

說建議請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為之

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帝從之旬日得精兵

十二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

始矣

臣祖禹曰唐制諸衛府有為兵之利而無

養兵之害田不井而兵猶藏於民秦孝公

廢井田後世最為近古有便於國者也開

元之時其法寢墮非其法不善蓋人失之

張說不究其所以而輕變之說音悅兵農

既分其後卒不能復古則說之為也夫三

代之法出於聖人及其末流亦未嘗無弊

救之者舉其偏以補其弊而已前董仲舒

傳先王之

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有能而若并其

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

法廢之而以私意為一切苟簡之制則先

王之法其存者幾何天下之務常患於議

臣之好改舊章此所以多亂也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八畢



有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為內外閑廐使少卿張景順副之至是有馬四十二萬匹牛羊稱是帝之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為群望之如雲錦帝嘉毛仲之功加開府儀同三司

臣祖禹曰詩美衛文公曰秉心塞淵騶牝

三千定之方中詩秉心塞淵騶牝三千毛氏云秉操也馬七尺曰騶騶馬與牝馬也鄭氏云塞充實淵深也國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

邦國六閑四種馬千二百九十六匹衛之先君兼坤鄘而有之而馬數過禮制今文公滅而復興徙而能富馬有三千雖非禮制國人美之夫塞故能誠淵故能通誠於已而通於人所以致物之多也唐之國馬惟得一能臣而掌之不數

十年而其多過於二百倍由其任職之專

也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左昭四年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與國焉夫馬必生於邊隅而養於

杜預云燕代也北地故稍遷之中國則莫能壯



也三代諸侯之國雖皆有馬以春秋之時

考之未若晉之強也左昭四年晉國險而多馬鄭之小

駟出於河南故不可乘也左僖十五年乘小駟鄭入也慶

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

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惟所納之

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

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憤興

外強中乾進退不可周唐養馬於隴右非

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

獨就其水草之美蓋置之西戎之地以求

其建也凡欲制事得其人而善其法豈有

不勝者乎

十四年四月岐王範薨贈謚惠文太子

臣祖禹曰太子君之貳國晉語士為曰太子君之貳也唐宋

務光傳太子君將以付界宗廟社稷之重

非官爵也而以爲贈何哉雖親愛其第欲

以厚之然不正之禮不足爲後法也

十七年八月帝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下

源軌曜張說帥百官上表請以每歲八月五

日為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尋又移社就千秋

臣祖禹曰太宗不以生日宴樂以為父母

劬勞之日也

蓼莪詩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乾曜等乃以

人主生日為節又移社以就之夫節者陰陽氣至之候不可為也社者國之大祀不可移也明皇享國既久驕心寢生乾曜說不能以義正君每為諂首以逢迎之後世

猶謂說等為名臣不亦異乎

十九年正月王毛仲賜死自是宦官勢益盛高力士尤為帝所寵信嘗曰力士上直吾寢則安故力士多留禁中稀至外第四方表奏皆先呈力士然後奏御事小力士即決之勢傾內外

臣祖禹曰明皇不監石顯之事而寵任力

士前石顯傳石顯弘恭皆少坐腐刑為中黃門以選為中尚書宣帝時任顯為僕

射元帝即位，頭為中書令。是時元帝被疾，不親政事，以頭中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以頭自決。貴幸傾朝，皆欲事頭。頭巧慧，能探人主微指，內陰賊，持詭辨，以中傷人。公卿以下，畏頭重足，一跡諸附麗者，皆得寵位。至

使省決章奏，以萬機之重，委之閹寺，失君

道甚矣。其後李林甫、楊國忠皆因力士以

進。唐李林甫傳：武三思女嘗私林甫，因高力士出三思家，武請以林甫代為相。

迹其禍亂所從來者，漸矣。傳曰：存亡在所

在。加劉向傳：治亂榮人君可不慎其細哉。

二十四年武惠妃譖太子瑛、鄂王瑒、光王琚

帝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張九齡諫曰：陛

下踐祚垂三十年，太子諸王不離深宮，日受

聖訓，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久長。子孫蕃

昌，今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陛下奈何？一

且以無根之語喜怒之際，盡廢之乎？且太子

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

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

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爲此臣不敢奉詔帝不悅李林甫初無所言退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王上家事何必問外人帝猶豫未決惠妃密使官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爲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帝帝爲之

動色爲所切故終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明年將廢太子帝召宰相謀之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預帝意乃決

臣祖禹曰明皇三子之廢繫於李林甫之一言其得未廢繫於張九齡之未罷相賢則父子得以相保相佞則天性滅爲仇讎孝經九父子之道天性地也置相可不慎哉  
二十五年四月監察御史周子諒彈牛仙客

非才引讖書為證帝怒甚命左右暴於殿庭  
絕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瀼州至藍田而死  
李林甫言子諒張九齡所薦也貶九齡荊州  
長史

臣祖禹曰古之殺諫臣者必亡其國明皇  
親為之其大亂之兆乎開元之初諫者受  
賞及其末也而殺之非獨於此而異也始  
誅韋氏抑外戚唐睿宗紀景雲元年六月  
壬午韋皇后絀中宗臨淄

郡王隆基率萬騎兵誅韋氏安樂公主王鄭  
厚曰韋后與安樂公主合謀於餅餽中進  
藥中宗崩睿宗方為相王子臨淄王謀復  
社稷微服與劉幽求等入向二鼓天花散  
亂如雪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乃攻  
白獸門斬關初人韋后走入飛騎營有飛  
騎斬其首安樂公主九照鏡畫眉軍士斬  
之捕索諸韋在官中及后親族皆斬之  
焚珠玉錦繡唐本紀開元二年七月乙  
未焚錦繡珠玉于前殿詆  
神僊禁言祥瑞唐本紀開元十三年  
九月丙戌罷奏祥瑞豈不  
正哉其終也惑女寵極奢侈求長生悅襍  
祥唐楊貴妃傳開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  
後庭無當帝意者或言妃姿質天挺宜

充掖庭召号太真得幸遂專房宮中號娥  
 子儀體與皇后等又天寶九載十月太白  
 山人王玄翼上言見玄元皇帝言寶仙洞  
 有妙寶真符命張均等往求符之時帝遵  
 道教慕長生故所在垂言符瑞群臣奏表  
 無虛日本紀贊云自高宗中宗再罹女禍  
 韋氏遂以族滅玄宗親乎其亂可以鑒矣  
 而又敗以女子方其勵精政事幾致太平  
 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以爲樂而  
 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於竄身失國  
 而不悔考其終始之異以一人之身而前  
 其性習之相遠也如此後相反如此由有所陷溺其心故也可不  
 戒哉

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琒皆爲庶人尋賜死  
 七月大理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  
 八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大盛烏雀不栖  
 今有鵲巢其樹於是百官以幾致刑措幾乎聲  
 上表稱賀帝歸功宰輔賜李林甫爵晉國公  
 牛仙客幽國公

臣祖禹曰明皇一日殺二子而林甫以刑  
 措受賞讒諂得志天理滅矣安得久而不

亂乎

二十七年二月群臣上尊號曰開元聖文神

武皇帝

臣祖禹曰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

豈其德不足歟名號一而已矣及秦兼皇

帝之號史秦始皇紀秦初并天下廷尉斯

秦王秦王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為秦皇帝

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秦著皇帝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固已僭矣

他如議制曰可朕為始皇帝

後世因而不改以為法後王也漢哀惑於

妖讖太初始有陳聖劉太平之號前哀帝太初元

年號曰陳聖太平皇帝周宣驕恣自稱天

元北後周宣帝高宗稱天皇武后稱天后

唐高宗上元元年八月壬辰尊號之興蓋

本於開元之際主驕臣諛遂著以為故事

使其臣子生而加謚於君父豈不悖哉

二十九年正月帝夢玄元皇帝告云吾有像

在京城西南百餘里汝遣人求之吾當與汝  
興慶宮初見帝遣使求得於盤屋音疾式樓

觀山間閏四月迎置興慶宮五月命畫玄元

真容分置諸州開元觀

臣祖禹曰中庸曰誠則形形則著記中庸

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誠則形

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楊雄曰人

心其神矣乎揚問神篇人心其神人之有

夢也蓋亦誠之形而心之神也今夫人無

人之室而其心惴焉則或聞蕭蕭之聲見

八罔象之形也何也心之動也夢亦如是矣

昔高宗恭默思道誠心求賢故夢帝賚之

良弼果求而得之書說命高宗夢得說使

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傳

巖作說命王作書曰以台正于四方惟恐

德弗類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

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此  
傳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左右此  
其心之神也開元之末明皇怠於庶政志  
求神仙惑方士之言有以老子其祖也元



皇帝即故感而見夢亦其誠之形也自是

以後言祥瑞者衆而迂恠之語日聞事並見天

寶謂諛成風姦宄得志而天下之理亂矣

人君心術可不慎哉

天寶元年時天下聲教所被之洲三百三十

一羈縻之洲八百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

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

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

邊將奏益兵寢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

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

臣祖禹曰海內之地非不廣也生民之財

非不多也人君苟能清心以治之恭儉以

守之唐崔殖傳文帝躬履儉約為天下守財豈有不足之患

則哉守成之君不能持盈天下是駑詩太平君子能持盈

成於其安也而勞之於其富也而刻之是

以天下之禍常基於太平之時至於亂已

成而人主猶不悟也豈非好大多欲好叫報切  
任失其人之咎歟

陳王府法曹參軍田同秀上言見玄元皇帝  
於丹鳳門外之空中告以我藏靈符在尹喜  
故宅帝遣使於函谷關求得之群臣上表  
以函谷寶符潛應年朔請於尊號加天寶字  
從之二月饗玄元皇帝於新廟甲午饗太廟  
丙申合祀天地於南郊改桃林縣曰靈寶八田

同秀除朝散大夫

臣祖禹曰孟子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  
矣明皇崇老喜僊故其大臣諛小臣欺蓋  
度其可爲而爲之也不惟信而惑之又賞  
以勸之則小人孰不欲爲茲罔哉不過諛  
悅人主以保寵位而已其後祿山卒大亂  
天下人臣阿意順旨其長禍豈細哉昔漢  
文帝一爲新垣平所詐而終身不復言神

僊之事可謂能補過也

二年三月追尊周上御大夫爲先天太皇

繇爲德明皇帝

臣祖禹曰老子之父書傳無見焉取方士

附會之說而追尊加謚不亦誣乎臯陶作

士而作史者以爲大理既不經矣又以爲

李氏所出而尊之尤非其族類也唐之先

祖出於隴西狄道非有世次可考而必託

之上古以耀於民非禮之禮適所以爲後

世笑也

四載正月帝謂宰相曰朕比以甲子日於宮

中爲壇爲百姓祈福朕自草黃素置案上俄

飛升天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朕於嵩山鍊

藥成以置壇上及夜左右欲收之又聞空中

語云藥未須收此自守護達且乃收之太子

諸王宰相皆上表賀

臣祖禹曰明皇假於惟神以罔天下言之

不作愧作也語十四其言而居之不疑語

二色取仁而行何以使其臣下不為欺乎

是率天下而欺已也昔漢武封太室而從

中官諂言有呼萬歲者前本紀元封元年

春正月詔朕用事

華山至于中嶽翌日親登中嵩御吏乘屬

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登禮因不

答其令祠官明皇乃自為詐又甚於漢武

矣加增太室祠

初武惠妃薨帝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意

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帝見而

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為女官彌太真更

為壽王娶左衛即將韋昭訓女潛內太真官

中不期歲寵遇如惠妃七月冊昭訓女為壽

王妃八月冊太真為貴妃

臣祖禹曰衛宣公納伋之妻國人惡之新

詩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

而要之毛氏傳云伋宣公世子宣公為伋

娶於齊女而美公奪之生明皇殺三子又壽及朔惡鳥故切取去聲

納子婦於官中用李林甫為相使族滅無

罪父子夫婦君臣人之所以立也三綱絕

矣語註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其何以為天下乎

六載十月帝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

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

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

不如且厲兵秣馬秣音未俟其有釁然後取之

帝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自請將兵取石堡城

帝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

盡副延光所欲延光怨之李光弼言於忠嗣

曰大夫以愛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

迫於制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

衆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為之盡力乎

然此天子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

軍府充物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

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爲之今受責天子不過以金吾羽林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命易一官乎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帝怒李林甫因使人誣告忠嗣敕徵入朝貶漢陽太守八載帝使哥舒翰攻石堡城拔之唐士卒死者數萬果如忠嗣之言

臣祖禹曰王忠嗣可謂賢將矣不爲無益

害有益

書旅獒不作無益

不以所得易所

亡不顧一身之危而惜士卒之命其可謂

賢將矣然忠嗣知石堡之不可取莫若固

守前議而勿分兵以助延光均之得罪不

亦宜乎既黽勉奉詔予之兵而復撓其謀

予音與撓奴教切

使讒人得以藉口豈忠嗣思之

未至邪

十二月以高仙芝爲安西四鎮節度使有唐  
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  
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爲宰相其四夷之  
將雖才略如阿史那杜<sub>社</sub>爾契苾何力猶不專  
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爲使以制之及開元中  
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爲邊將者十餘年不易  
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  
仙客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

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  
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  
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  
黨陛下誠以息洽其心彼必能爲朝廷盡死  
帝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  
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  
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  
也

臣祖禹曰李林甫巧言似忠明皇故信而不疑然以胡人不知書則不必聰明聖智之王而後能知其謀也明皇蔽於吞滅四夷欲求一切之功是以李林甫得行其計以中其欲中竹切人君苟不能以義制欲迷而不復何所不至哉

八年二月引百官觀左藏賜物有差帝以國用豐行故視金帛如糞壤賞賜貴寵之家無

有限極

臣祖禹曰財者天地之所生而出於民之

膏血先王知稼穡之艱難書無逸君子先

乃杼柚之勤勞杼音直呂切盛緯器故取之

聖有制而用之有節明皇暴斂而橫費之去

聲其不愛惜如此安得無禍乎

帝以符瑞相繼皆祖宗休烈六月上聖祖廟曰大道玄元皇帝上高祖謚曰神堯大聖皇



帝太宗謚曰文武大聖皇帝高宗謚曰天皇  
大聖皇帝中宗謚曰孝和大聖皇帝睿宗謚  
曰玄真大聖皇帝寶太后以下皆加謚曰順  
聖皇后十三載二月朝獻太清宮又上聖祖  
尊號曰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太皇大  
帝享太廟上高祖謚曰神堯大聖大光孝皇  
帝太宗謚曰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高宗謚  
曰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宗謚曰孝和大

聖大昭孝皇帝睿宗謚曰玄真大聖大興孝  
皇帝以漢家諸帝皆謚孝故也

臣祖禹曰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謚號惟

一而已既稱天以誅之唐韻曰誅銘誅音

說文曰誅謚也則子孫不可得而改也高宗不師

古昔始改祖宗舊謚天寶以後增加復重

至繁而不可紀夫祖宗苟有高世之功德

則曰文曰武足矣若其無功德而子孫妄

加之則是誣之而使天下後世以為譏玩也故夫孝子慈孫之欲顯其親莫若使名副其實而不浮浮過也記表記則天下心服之矣未聞以謚踴繁多為貴也唐之典禮不經經常也亦甚哉

九載十月太白山人王玄翼上言見玄元皇帝言寶仙洞有妙寶真符命刑部尚書張均等往求得之時帝尊道教慕長生故所在爭

言符瑞群臣表賀無虛月李林甫等皆請捨宅為觀以祝聖壽帝悅

臣祖禹曰昔秦始皇削平六國六國燕韓魏趙齊楚

漢武帝驅攘四夷前禮樂志征討四夷銳志武功皆雄才

之主也及其為方士之所欺玩無異於嬰

兒人君惟恭儉寡慾清虛以居上則邪諂

無自而入矣其心一有所蔽鮮不為惑也

鮮先明皇不正其心故小人爭為幻以惑

之幻音其神明精爽既奪矣此所以養成  
大亂也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九畢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

玄宗下

十載帝命有司爲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敕  
令但窮壯麗不限財力既成具幄帝器皿音帝

亦充物其中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祿

山生日帝及貴妃賜衣服寶器酒饌甚厚後

三日召祿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爲大襜褕

裏祿山襜褕居使官人以絲輿昇之昇與帝觀

之喜，賜貴妃洗兒金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帝亦不之疑也。

臣祖禹曰：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者，

知其將為我。

左傳二十二年，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

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杜預云：辛有，周太史伊川周地，被髮而祭，有象夷狄。明皇不信其子，而寵胡人，以為戲。

至使出入宮禁，而不疑褻慢神器，亦極矣。豈天奪其明，將啓戎狄以亂華歟？華中，國也。何其惑之甚也。

十一載，戶部侍郎王鉷聚斂刻剝，鉷，胡中切。歲貢

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內庫，以供官中宴賜。

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去聲。中外嗟怨。帝以鉷

為能富國，益厚遇之。權寵日盛，領二十餘使

宅，旁為使院，文案盈積，吏求署一字，累日不

得前中使賜資不絕於門雖李林甫亦畏避  
之鏐第戶部郎中鐸凶險不法且鐸何切召術士  
任海川問我有王者之相否海川懼亡匿鏐  
恐事泄捕得殺之王府司馬韋會定安公主  
之子也話之私庭鏐又殺之鐸所善邢綽與  
右龍武萬騎謀殺龍武將軍以其兵作亂殺  
李林甫陳希烈楊國忠有告之者帝使鏐捕  
之鏐意鐸在綽所先遣人召之乃捕綽綽格

鬪且走禁軍擊斬之國忠言鏐必預謀救陳  
希烈與國忠鞠之於是任海川韋會等事皆  
發鏐賜自盡鐸杖死於朝堂鏐子準僱流嶺  
南尋殺之籍其第舍數日不能徧

臣祖禹曰昔榮夷公好專利厲王悅之召

穆公一本作芮良夫知王室之將卑以為王人者

將專利而布之上下者也而或專之其害  
多矣夫利百物之所生而天下之所以養

入也專之必蹙蹙則所害者多史周紀厲王即位三

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曰王

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

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

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

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

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以導利而布之上

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曰味

惕懼怒之來也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

專利猶謂之盜而王行之其歸鮮矣榮公

若用周必敗也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

王行暴虐後故凡有利必有害利於己必

害於人君子不盡利以遺民遺去所以均

天地之施也施去聖王寧損己以益人不

損人而益己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

盜臣記大學傳百乘之家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是以興利

之臣鮮不禍敗鮮先典自桑弘羊以來未

有令終者也令善也令終謂善終前食貨

之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言利事折秋毫

矣元封元年為治粟都尉領大司農韓天

下鹽鐵盡籠天下貨物從之歲小旱上唐

世言利始於宇文融唐本傳融廣置使額

有司寔失職自融始其後言利融既流死  
得幸者踵相躡皆本於融云

同上一流而韋堅楊慎矜王鉷繼起又益甚

之唐本傳贊宇文融韋堅楊慎矜王鉷皆

開元之幸人也或以括戶取媚或以漕

運承恩或以聚貨得待或以剝

下獲寵負勢自用奚敢違極於楊國

忠皆身首異處宗族塗地其故何哉雍利

而所害者衆也天下之怨歸之故其惡必

復其禍必酷而唐室幾亡其後以劉晏之

能猶不免唐本傳楊炎執政晏忠州刺史

史建中元年賜晏死天下以爲

况其非道者乎必若公劉之厚民公劉

詩美

公劉之管仲之富國管仲以魚

厚於民李悝之平

糴魏文侯李悝作平糴法大熟則上糴二

適足平則止小飢則發小熟所歛中飢則

發中熟所歛大飢則發大熟所歛糴之雖

遇飢饉水旱糴不貴而民耿壽昌之常平  
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  
漢宣帝時耿壽昌皆築倉以穀賤  
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  
名曰常平不為培克上下皆濟則身享其  
榮後嗣蒙其慶矣吉凶禍福之效如此可

不戒哉

十一載正月帝欲加安祿山同平章事已令張垼草制楊國忠諫而止時垼為太常卿翰林院供奉唐初詔敕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為之乾封以後始召文士元萬頃范履冰等草諸文詞常於北門候進止謂之北門學士中宗之世上官昭容專其事帝即位始置翰林院密邇禁庭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

琴棊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

臣祖禹曰中書門下出納王命之司也

初學

記中書令漢武所置出納帝命掌尚書奏事

故詔敕行焉明皇

始制翰林而其職始分既發號令預謀議

則自宰相以下進退輕重繫之矣豈特取

其詞藝而已哉釋老之徒方外之士書畫

琴棋數術執伎以事上不與士齒者也而

便與文學之臣雜處非所以育材養賢也



上失其制，下懷其利，爲之者不亦可羞哉！先是，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詔蠻，大敗於瀘南，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揚國忠掩其敗狀，仍叙其戰功。六月，劍南留後李宓又將兵七萬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士卒罹瘴疫，飢死什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宓被擒，全軍皆沒。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二十萬人。

臣祖禹曰：管子有言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君門遠於萬里，言壅蔽之爲害深也。管子法，令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庭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期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明皇信一揚國忠喪師二十萬，而不得知，喪去聲以敗爲勝，其不亡，豈不幸哉！國忠欺蔽如此，而舉朝亦無一人敢以實告君者，蓋在位者皆

小人無一賢也當是時明皇享國四十餘年在位共四十四年自以為太平有萬世之安而不知禍亂將發於朝暮由置相非其人也不可戒哉

帝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何謂無憂帝曰卿

勿言朕徐思之自去秋水旱相維關中大飢

楊國忠惡京兆尹李岷不附已以災沴歸咎

於岷診音厲岷九月貶岷長沙太守帝憂雨

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

稼也帝以為然扶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

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高

力士侍側帝曰潘雨不已卿可盡言對曰自

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

敢言帝默然

臣祖禹曰明皇之言未為失也其失者在

非其人也誠使朝事付之相如姚宋相去聲

邊事付之將去聲如王忠嗣夫復何憂哉而

以姦宄為賢能巨猾為忠良是以禍亂成

而不自知也自李林甫之時言路塞絕李唐

林甫傳居相位十九年固寵市權欺蔽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祿養資無敢言者補關

杜璉再上書言政事付為下邽令因以語動其餘曰明王在上群臣將順不暇亦何

所論君獨不見立伏馬乎終日無聲而飲

二品爵豈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

乎由是諫

諍路絕

以妄言為實以實言為妖楊國

忠知其君之可欺也而欺之公卿大夫百

執事之人宴安寵祿諛佞成風大亂將作

凡民且能知之而無一人敢言者蓋其君

子皆去其立於朝者皆小人也高力士惟

幄之臣非有深謀遠慮心知其事而不忍

藥默禁臣禁反說此非其忠義過人蓋朝

廷無賢百官失職而至於宦者言天下之事明皇亦可以悟矣而曾不之省以及於亂不亦宜乎

十五載三月以吳王祗為靈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馬使賈贄前至雍丘有眾二千先是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祿山逼真源令張巡使為長史西迎賊巡至真源率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吏民樂從者數千人巡

選精兵千人西至雍丘與賈贄合

臣祖禹曰明皇之末朝廷無忠賢左右無

正人一旦賊兵起幽薊唐開元十八年以潞陽縣為薊州薊

計中原瓦解中原中國也前徐而顏果卿

首謀常山真卿唱義於中原唐顏果卿傳

卿為常山大守祿山反果卿及長史袁履謙潛定策時真卿在平原素聞逆謀陰養

死士為拒守詰遣盧愷至常山約起兵斷賊北道張介然崔無諤

死其城郭唐張介然傳祿山反守陳留介然至地不一日賊已渡河車騎

廷無賢百官失職而至於宦者言天下之事明皇亦可以悟矣而曾不之省以及於亂不亦宜乎

十五載三月以吳王祗為靈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馬使賈贛前至雍丘有衆二千先是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祿山通真源令張巡使為長史西迎賊巡至真源率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吏民樂從者數千人巡

選精兵千人西至雍丘與賈贛合

臣祖禹曰明皇之末朝廷無忠賢左右無

正人一且賊兵起幽薊唐開元十八年以潞陽縣為薊州薊

計中原瓦解中原中國也前徐而顏果卿

首謀常山真卿唱義於中原唐顏果卿傳安祿山表果

卿為常山大守祿山反果卿及長史袁履謙潛定策時真卿在平原素聞逆謀陰養

死士為拒守計遣盧滋至常山約起兵斷賊北道張介然崔無諤

死其城郭唐張介然傳祿山反守陳留介然至地不一日賊已渡河車騎

驟騰煙塵漫數十里士聞鉦鼓聲皆褫氣不能授甲凡旬六日城陷斬介然於軍門

李愬盧奕蔣清死其官守唐李愬傳愬改東京留守安祿

山反玄宗遣封常清募兵東京愬與盧奕

度河不數日薄城下愬坐留守府奕守臺

城陷祿山鼓而入殺數千人矢著關門執

愬奕及官屬時為平父

蔣清害之尉與張巡

事並見上張巡以縣令起兵郭子儀鷹揚於朔

方唐本傳祿山反詔子儀充朔方節度使鷹揚言其如鷹鳥之飛揚也周武王時

太公亦稱鷹揚故大明李光弼電擊於河

詩維師尚父時惟鷹揚

北唐本傳光弼代子儀為朔方節度使朔方即河北也電擊言如雷電之擊莫知

所孰謂天下無人乎蓋有之而不用也其

後興復唐室卒賴之於忠賢夫國有人則

有無人則亡古者萬乘之國有一臣則不

可得而亡况忠賢如此其多乎唐之不亡

斷可知矣詩云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烈

詩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毛氏云競強也

訓道也鄭氏云無強乎惟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強矣故天苟得其人則何危亂下諸侯順其所為也

唐鑑卷之十  
之有

哥舒翰軍於潼關或說楊國忠曰今朝廷重  
兵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於公豈不危哉  
國忠大懼乃奏潼關大軍雖盛而無後繼萬  
一失利京師可憂請選監牧小兒三千於苑  
中訓練使李福德領之又募萬人屯灞上令  
杜乾運將之名爲禦賊實備翰也翰亦恐爲  
國忠所圖乃表灞上軍隸潼關六日召乾運

請關因事斬之國忠益懼帝遣使趣翰進兵  
復陝洛翰奏以爲未可國忠疑翰謀已言翰  
逗留將失機會帝續遣中使趣之頃背相望  
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與賊將崔乾  
祐戰於靈寶西原翰大敗乾祐進克潼關蕃  
將火校歸仁等執翰以降賊

臣祖禹曰楊國忠既激安祿山使之速反  
以信其言揚國忠明皇貴妃之從祖兄天寶中妃旣進冊國忠亦浸顯三

婦皆美帝呼為媿封韓號秦三國夫人出  
入宮掖恩寵震天下魏國素與國忠亂李  
林甫死拜國忠左相先是國忠激祿又促  
山反故因再發之欲以其言為信  
哥舒翰出兵潼關恐其為已不利動為身  
計不顧社稷之患然所以求全者適足以  
自族也夫就利避害小人之常也利發於  
已而不利於人則為之害於國而不害於  
家則為之自以為得計矣而不知害於國  
則亦害於家不利於人則亦不利於己是

以自古小人之敗必至於家國俱亡此先  
王所以戒小人之不可用也明皇以天下  
安危寄之一相而其人如此安得不傾覆  
乎

楊國忠首倡幸蜀之策帝然之甲午移仗北  
內既夕命陳玄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開  
廐馬九百餘匹外人皆莫之知乙未黎明帝  
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王皇孫揚國忠韋見



素魏方進陳玄禮及親近宦官官人出延秋門妃王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

臣祖禹曰傳曰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况爲天下之主乎古者天子巡狩必載廟主而行明皇既不能率其民人城守以待勤王之師必不得已而避寇出奔猶當告於宗廟諭衆而行爲備而動則不至於顛沛矣乃以天子之尊獨與其所愛脫

身而逃委其子孫皆碎賊手明皇自取之也自是以後天下有變則京師不守人主先爲出計自明皇始其可醜也夫

帝遣宦者王洛卿前行告諭郡縣置頓食時至咸陽望賢宮洛卿與縣令俱逃中使徵召吏民莫有應者日向中帝猶未食揚國忠自市胡餅以獻於是民爭獻糲飯薦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頃臾而盡猶未能

飽帝皆酬其直慰勞之衆皆哭帝亦掩泣

臣祖禹曰臣民之位上下之等以勢相扶

而已矣天子者以一身而寄天下之上所

恃者衆心之所載也合而從之則爲人君

離而去之則爲匹夫天下常治則能保人

君之尊亂則衆散衆散則與匹夫何異哉

書曰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子之歌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日皇祖有訓云云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

馬爲人生者先王不敢自恃如此故其國奈何不敬

家可保也明皇享國幾五十年一旦失國

出奔自長安至咸陽不四十里而已無食

天子之貴四海之富其可恃乎

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

一日亦有請闕告其謀者陛下徃徃誅之使

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忠

良以廣聰明蓋爲此也臣猶記宋璟爲相數

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惟阿諛取容是以關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帝曰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

臣祖禹曰天寶之亂田夫野人皆能知之而其君不得聞豈不哀哉夫壅蔽之禍至

白刃流矢交於前六親不能相保而始覺也不亦晚乎

右玄宗在位四十六年傳位於肅宗寶應元年崩年七十八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畢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一

肅宗

至德元載七月甲子帝即位於靈武城南樓  
尊玄宗曰上皇天帝赦天下改元

臣祖禹曰哥舒翰守潼關王思禮請迴兵

誅楊國忠翰曰此乃翰反非祿山也翰僨

軍降虜降戶戶江切固無足道然其言可為後法

肅宗以皇太子討賊至靈武遂自稱帝此

乃太子叛父何以討祿山也唐有天下幾

三百年

唐自高祖武德至昭宣帝天祐凡二百九十年幾平聲

由漢

以來享國最爲長久然三綱不立

語疏君爲臣綱

父爲子綱夫爲妻綱

無父子君臣之義見利而動不

顧其親是以上無教化下無廉恥古之王

者必正身齊家以率天下

記大學欲齊其家先脩其身

其身不正未有能正人者也

語十三其身正不能令而行

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唐之父子不正而欲以正萬事

難矣其享國長久亦曰幸哉

帝在靈武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

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太將管崇嗣在朝堂

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

繫於有司帝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

尊

臣祖禹曰昔趙襄子有昔陽之難羣臣皆

懈惟高其不敢失禮及襄子行賞以其爲

先史趙世家智襄子與韓魏之國攻昔陽

子而食羣臣皆有外心禮益慢惟高其不

魏韓魏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國反滅智

伯其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其為上張

孟談曰昔陽之難唯其無功襄子曰方昔

陽急群臣皆懼唯其不敢失人臣禮是以

先之肅宗之在胡方唐室危如綴旒鄭氏商

詩箋云綴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綴

旒喻其易絕以此唐室之危亦如此李勉

不以王路夷險易其心夷平也不以君父

在草莽而廢其職說文曰草中為莽事君若此可

大謂忠正之士矣

文部侍郎同平章事房瑄瑄鳥官切喜賓客好談

論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怨之

賀蘭進明與瑄有隙言瑄專為迂闊大言以

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真王衍之比也

帝由是疎之瑄上疏請將兵復兩京帝許之

加持節招討西京兼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

度使瑄請自選參佐悉以戎務委季揖劉秩

李

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瑄謂人曰賊曳落河雖多安能敵我劉秩瑄分爲三軍以南軍北軍爲前鋒十月二軍遇賊將安守忠於戎防之陳濤斜瑄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乘去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賊縱聲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瑄自以南軍戰又敗帝聞瑄敗大怒李泌爲之營救帝乃宥之待瑄如初

性高簡時國家多難去聲而瑄多稱病不朝謁不以職事爲意日與劉秩李揖高談釋老或聽門客董庭蘭鼓琴庭蘭以是大招權利明年罷瑄爲太子太師

臣祖禹曰房瑄有高志虛名而無實才肅宗既踈之而猶以爲將帥以其能成克復之功是不知其臣也瑄以讒見踈而猶以討賊爲已任是不量其君也量如字下同君不

知其臣臣不量其君而欲成天下之務易繫

辭惟幾成未之聞也且肅宗任瑄而瑄任天下之務

劉秩君臣不知人如此夫安得不敗乎

帝在彭原廨舍隘狹帝與張良娣博打子音娣

弟聲聞於外李泌言諸軍奏報停壅帝乃潛

令刻乾樹鷄為子不欲有聲良娣以是怨泌

臣祖禹曰明皇播遷於蜀肅宗越在草莽

解見宗廟焚毀社稷丘墟此痛心嘗膽之

時也史越世家吳王夫差擊越敗之越主

句錢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

即即俛膽飲食亦嘗膽曰女忘會稽而於

之恥耶女音汝嘗膽言嘗飲其苦而於

軍旅之中與婦人嬉戲豈非以位為樂乎

肅宗之志不及遠矣享國不永此其兆歟

二載四月帝在鳳翔是時府庫無蓄積專以

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空去聲自

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下至中郎即將聽臨

事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以至異



姓王者諸有官者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  
官爵高下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  
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衣去聲至有朝士僮僕  
衣金紫而身執賤役者名器之濫至是而極  
焉蕭宗之志不又

臣祖禹曰傳曰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左隱五年  
臧僖伯諫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軌法也官爵者人君所以馭天下

不可以虛名而輕用也君以為貴則人貴  
之君以為賤則人賤之難得而加於君子  
則貴矣易得而施之小人則賤矣肅宗欲  
以苟簡成功而濫假名器左成二年謹名與器不可以假  
入強輕於糞土此亂政之極也唐室之不競  
也不亦宜乎

九月虜平主倣郭子儀等大軍收復西京初  
帝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

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紇至是葉護音葉  
攝下欲如約俶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  
同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不可  
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許之十月収  
復東京回紇及西城諸胡縱兵大掠三日軍  
士為之鄉導府庫及士民之室皆空回紇意  
猶未厭俶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  
紇回乃止紇

祖禹曰肅宗欲克復唐室苟求天下之  
賢而與之其天下之功因民之心以討暴  
逆何患乎賊之不滅而唐之人主好結戎  
狄以求其援肅宗姑務欲速不為遠謀十語  
三欲速至使諸胡縱掠與賊無異其失民  
也亦亦甚乎昔武王伐商亦有微盧欽濮

書牧誓武王與紂戰於牧野王曰嗟我友  
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  
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欽濮人孔  
安國云八百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

羗在西蜀身微在巴蜀盧彭春秋之時姜  
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

戎常佐晉征討皆以中國之師制之使為

犄角之助而已春秋僖二十三年夏四月

于有杜預云姜氏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  
支之先也晉人角之諸戎犄之不同陳故

言及犄切至於後世則倚戎狄以成功倚靠

與之其事未有不為患者也

十二月上皇至咸陽帝備法駕迎於望賢宮

上皇在官南樓帝釋黃袍着紫袍望樓下馬

趨進拜舞於樓下上皇降樓降如字撫帝而

泣帝捧上皇足嗚咽不自勝上皇索黃袍自

為帝着之帝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

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餘齒汝之至孝也帝

不得已受之上皇不肯居正殿曰此天子之

位也帝固請自扶上皇登殿尚食進食帝品

嘗而薦之將發行官帝親為上皇習馬而進

之上皇上馬帝親執鞚行數步上皇止之帝

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謂左右曰：吾為天子五十年，未為貴。今為天子父，乃貴耳。  
臣祖禹曰：肅宗以皇太子討賊，遂自立於靈武，不由君父之命而有天下，是以不孝。今也及其迎上皇於望賢宮，百姓皆泣。目則辭帝服，避馳道，屑屑焉為未禮，以眩耀於眾，豈其誠乎？况其終也用婦言而保奸謀，遷其父於西宮，卒以憤鬱而殞。事親

若此罪莫大焉

唐張族人傳，乾元初立為

助，多以私謁撓權，與輔國謀徙上皇西內。端午，日帝召山人李唐，帝方擁幼女，顧唐曰：我念之無恠也。唐曰：太上皇今日亦當恠陛下，帝泣然涕下，而制於后，卒不敢謁西宮事。亦見下。上元二年，又李輔國傳輔國妄言於帝曰：太上皇居近市，交通外人，願從入禁中，帝不寤。上皇謂力士曰：吾兒用輔國謀，恐不得終孝矣。會帝屬疾，輔國即詐言皇帝請上皇案行宮中，馳奏曰：陛下以興慶官湫隘，奉迎乘輿還宮中。太上還西內，自是怏怏。且臨危則取大利，居安不豫，至棄天下。

則謹小節，以是為孝，亦已悖矣。孟子曰：不

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

問無齒決

孟子盡心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

此之謂不知務總麻三月服放飯流歎皆飲食大嚼齒決齒中餘肉謂既不能念三年之喪而察察於總麻三月小功五月既放飯流歎為大嚼而計較於齒中餘肉皆致其小忘其大者喻肅其肅宗之謂年宗不念上皇而愛其公主

乾元元年六月史思明既降

戶江切下同

李光弼

以思明終當叛亂而烏承恩為思明所親信陰使圖之又勸帝以承恩為范陽節度副使

賜阿史那承慶鐵券令其圖思明帝從之會

承恩入京師帝使內侍李思敬與之俱至范

陽宣慰承恩謀泄思明責之承恩謝曰此皆

李光弼之謀也思明乃集將佐吏民向西大

哭曰臣以十二州十萬眾降朝廷何負陛下

而欲殺臣遂殺承恩連坐死者二百餘人囚

思敬表上其狀帝遣中使慰諭思明曰此非

朝廷與李光弼之意皆承恩所為殺之甚善

臣祖禹曰王者所以威服海內惟其有臣  
與義而已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自立於  
鄉黨况人主而爲不信天下其誰從之肅  
宗既納史思明之降加以爵命於時未有  
逆亂之節也李光弼爲國元帥職在禦侮  
知其有不臣之志終爲背叛言於君而備  
之可也待其發而誅之可也乃使傳詔之  
臣陰與其黨爲盜賊之計不亦辱王命乎

若事之捷勝也則反側之人反側不正貌譁不懷  
懼事之不捷適足以長亂長下切非所以弭  
亂也弭止也既失信於已降之虜又歸罪於  
死事之臣欲以服天下奸雄之心奸與姦同豈  
不難哉

九月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帝以子  
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  
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

之名自此始明年三月九節度之師六十萬  
潰於相州

臣祖禹曰夙沙衛殿齊師殖綽郭最曰子

殿國師齊之辱也

左襄十八年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

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太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杜預云奄人殿師故以爲辱殿丁鍊切軍後曰殿夫以諸

侯之師使闒人殿之猶以爲辱况天子之師而使宦者爲之主帥乎是辱天下之衆

也且慶緒窮虜郭李不世出之將也使朝  
息節制之猶不免於敗則庸人可知矣肅  
宗初復兩京舉六十萬之衆而棄之其不  
亡亦幸哉

上元元年十一月淮西節度使王仲昇惡宋  
州刺史劉展使監軍邢延恩入奏展僭彊不  
受命名應誦識請除之延恩因說帝曰展與  
李銑一體之人今銑誅展不自安不去之恐

爲亂然展方握強兵請除展江淮都統代李  
岨俟其釋兵赴鎮中道執之此一夫力耳帝  
從之以展爲江淮都統三道節度使密敕李  
岨鄧景山圖之延思授展制書展疑之延思  
乃馳詣廣陵與岨謀解印節以授展展舉宋  
州兵七千趨廣陵延思知展已得其情還奔  
廣陵與李岨鄧景山發兵拒之移檄州縣言  
展反展亦移檄言岨反使其將擊景山景山

衆潰延思奔壽州展引兵入廣陵岨悉銳兵  
守京口聞展將至軍自潰岨奔宣城展陷潤  
州昇州十二月陷蘇州常州泗州宣州  
濠楚舒和滁廬等州初帝命平盧兵馬使田  
神功將所部精兵三千屯任城鄧景山旣敗  
與邢延思奏乞敕神功救淮南未報景山遣  
入趣之且許以淮南金帛子女爲賂神功討  
展展敗神功入廣陵及楚州大掠殺商胡以



千數城中穿掘略徧明年擊展斬之平盧軍  
大掠十餘日安史之亂兵不及江淮至是其  
民始羅茶毒矣

臣祖禹曰邢延息一言而朝廷失信藩臣  
背叛江淮數千里雁塗炭之患書仲虺之  
詰民墜塗  
炭孔安國云民之危險  
若陷泥墜火無救之者  
甚矣小人之交亂  
四國也肅宗不明有以來讒慝之口豈特  
一延息之罪哉

二年五月初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於  
西內是日端午山人李唐見帝帝方抱幼女  
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唐曰太上皇思見  
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帝泫然泣下  
然畏張后尚不敢詣西內

臣祖禹曰陽失其所以為陽則制於陰剛  
失其所以為剛則困於柔君與夫為陽為  
剛臣與婦為陰  
為柔肅宗見制於輔國張后  
故為陽制於陰剛困於柔  
肅宗不君故

制於小人女子不能備疾而反畏之欲見其父而且不敢其况能保四海乎

九月制去尊號但稱皇帝去年號但稱元年以建子月為歲首月皆以所建為數音因赦

天下

臣祖禹曰肅宗信禳祈之小數以為更制

改號更亦改可以致福而弭禍弭除夫畏

鬼神聽巫覡者匹婦之愚也男巫曰覡女巫曰覡胡

切以天下之君為之不亦異哉

寶應元年建巳月楚州刺史崔旆表稱有尼

真如恍惚登天見上帝賜以寶玉十一枚云

中國有災以此鎮之群臣表賀甲寅上皇崩

帝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甲子制改元復以

建寅月為正月月數皆如舊赦天下丁卯帝

崩

臣祖禹曰昔堯命重黎絕地天通書曰刑乃命重

黎絕地天通蓋惡神人雜糅巫覡矯妄而

誣天罔民也後世至昏於上民迷於下黷

亂天下無所不有肅宗父子不相信妖由

人興故奸偽得以惑之獲寶不十月而二

帝崩告凶之驗亦可睹矣

帝疾篤張皇后與太子謀誅李輔國太子不

可后乃召越王係諭之授甲於長生殿程元

振知其謀密告輔國以兵送太子於飛龍廡

輔國元振夜勒兵三殿收捕越王係及宦官

等百餘人遷后於別殿帝在長生殿使者逼

后下殿使去并左右數十人幽於後宮宦官

官人皆驚駭逃散帝尋崩輔國等殺后并係

及兇王儻

臣祖禹曰李輔國本飛龍馬家皂隸之流

唐本傳輔國以闈肅宗尊寵而任之委之

奴為閑廡小兒以政授之以兵明皇以憂崩已以駭歿張

后二王以戮死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  
下不保其妻子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不戒  
哉可不戒哉

初帝召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赴京師瑱音鎮

瑒諷將吏上表留之行及鄧州復令還鎮荆

南呂誣誣音因淮西王仲昇及中使往來者言

瑒曲收衆心恐久難制帝乃割商金均房別

置觀察使令瑒止領六州行軍司馬裴茂謀

奪瑒位戎音戎密表瑒倔彊難制倔渠切請以兵

襲取之帝以為然乃以瑒為淮西河南十六

州節度外亦寵任實欲圖之密敕以茂代瑒

為襄鄧等州防禦使瑒聞徙鎮大懼又諷將

吏督已代宗欲姑息無事復以瑒為山南東

道節度使裴茂既得密敕即率麾下二千趣

襄陽趨與趨同瑒以兵逆之逆迎也問所以來對曰

尚書不受朝命故來若受代謹當釋兵瑒曰

吾已蒙恩復留鎮此因取救及告身示之茂  
驚惑瑱與薛南陽縱兵夾擊大破之追擒茂  
於申口送京師賜死

臣祖禹曰肅宗信讒黜陟不明以藩鎮為  
餌欲誘反側之臣故劉展叛於前來瑱亂  
於後皆朝廷易置易如字不以其道故也且  
瑱未失臣節而行裴茂篡奪之謀使茂克  
瑱而代其位不若瑱跋扈之為愈也跋扈強暴

之稱扈音戶夫藩臣偃疆阻兵得一賢相足以  
制之肅宗謀及宦者得無亂乎

右肅宗在位七年崩年五十三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一畢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二

代宗

廣德元年閏正月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為相  
衛邢洛具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為魏博德  
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李懷僊仍故地為幽州  
盧龍節度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嵩等迎僕  
固懷恩拜於馬首乞行間自效懷恩亦恐賊  
平寵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

爲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  
之謂息我武無疆自於朝思亦恐

臣祖禹曰僕固懷恩既平河北而除惡不

絕其本復留賊黨以邀後功亦由任蕃夷

爲制將故也唐失河北實自此始使郭李

爲將其皆遺國患乎遺去聲

六月禮部侍郎楊綰上疏論進士明經之弊

請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

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各占一經

朝廷擇儒學之士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

上第即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罷歸左丞賈

至議以爲自東晉以來人多僑寓士居鄉土

百無一二請無廣學校保桑梓者鄉里舉焉

在流寓者庠序推焉勅禮部具條自以聞七

月綰上貢舉條自秀才問經義二十條對策

五道國子監舉人令博士薦於祭酒試通者

升之於省如鄉貢法明法委刑部考試或以  
為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  
識者是之

臣祖禹曰自三代以後取士之法不本於

鄉里學校

三代以前以卿舉里選取士記

王制命卿論秀士升之司徒曰  
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而升之學曰俊士  
升於司徒不往於卿升於學者不往於司  
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  
王而升於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  
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正然  
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至唐而其弊極矣惟楊綰貢舉之議最為  
近古可行而卒為庸人沮止况先王所以  
致治之具欲舉而措之天下不亦難乎

二年二月僕固懷恩叛其子瑒為其眾所殺

傳首詣闕群臣入賀帝慘然不悅曰朕信不

及人致勳臣顛越深用為愧又何賀焉命輦

懷恩母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以禮

葬之功臣皆感歎帝之幸陝也李光弼竟遷





之與其黨攻之不已會江西觀察使魏少游  
求參佐帝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鄉於  
魏少游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東  
裝來也乃以泌為江西判官且屬少游使善  
待之恐其精以思與人而人不覺以謀不  
臣祖禹曰代宗以萬乘之主不能庇一臣  
而匿之於遠藩既相元載知其不可則退  
乏而已矣乃欲稔其惡而誅之也稔熟且載

方見任而與泌密約除載然則人臣誰敢  
自保皆非人君之道此天下所以多亂也  
六年八月帝厭元載所為思得士大夫之不  
阿附者為腹心漸收載權內出制書以浙西  
觀察使李栖筠為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出  
是猶音也音  
臣祖禹曰代宗知元載之惡欲罷其相位  
一言而已可也誰敢不從且載所以方命

專政者挾君以為重也君去之則失其所恃何惡之能為乃立黨自助以傾其相視之如敵國敵匹也相匹敵之國如春秋時秦晉之類王勢不已卑乎

九年三月以皇女永樂公主王許妻魏博節度使田承嗣之子華帝意欲固結其心而承嗣益驕慢

臣祖禹曰齊景公涕出而女於吳以為既

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

子孟雖貴上既不能令又不

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女去聲

齊與吳皆列國也後

世且猶羞之代宗德不足以柔服刑不足以御姦以天子之尊而以女許嫁叛臣之子苟欲姑息而反以納侮君道卑替亦已甚矣此公卿大臣之恥也

十年十月諸鎮討田承嗣帝嘉李寶臣之功遣中使馬承倩齎詔勞之將還寶臣自詣其

館遺之百縑承倩詬罵擲出道中寶臣慙其  
左右兵馬使王武俊說寶臣曰令公在軍中  
新立功豈子尚爾况寇平之後以一幅詔書  
召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為已資  
寶臣遂有玩寇之志

臣祖禹曰齊寺人貂漏師于多魚

左僖二十

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杜預云寺人內閣  
官豎貂也多魚地名齊桓多嬖寵內則如  
夫人者六人外則幸豎貂易牙之等然以  
此亂國傳言貂於此始被責寵漏泄桓公

軍事為齊

夙沙衛殺馬以塞道而殖綽郭

最見獲

左襄十八年叔向告晉侯曰城上

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太車以塞隊而  
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  
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  
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臆曰止將為  
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為私誓州綽  
日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  
亦舍兵而

皆以宦寺敗國喪師

喪去

承倩

一怒寶臣而諸鎮解體臣猾適誅終唐之  
世不能取魏其為害也過於寺人貂夙沙

衛遠矣

十二年元載伏誅楊綰為相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裁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驕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

臣祖禹曰上之化下如風之靡草也語十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靡亦偃楊綰以清名儉德

為相而天下從之如此况人君能正身已以先海內其有不率者乎是以先王必正其心脩其身而天下自治記大學心正而后身修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孟子離婁二云此之謂也

是秋霖雨河中府池鹽多敗戶部侍郎叛度支度徒韓滉恐鹽戶減稅奏雨雖多不害鹽

仍有瑞塩生帝疑其不然遣諫議大夫蔣鎮  
往視之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混奏幹不  
實帝令御史按察奏所損凡三萬餘頃渭南  
令劉澡阿附度支稱縣境田獨不損御史趙  
計奏與澡同帝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  
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帝歎息久  
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  
如是乎敖澡南浦尉計澧州司戶而不問混

蔣鎮還奏瑞塩實如混所言仍上表賀請宣  
付史臣并置神祠錫以嘉名帝從之賜璽寶  
應靈慶池時人醜之

臣祖禹曰伏宗責縣令職在字人無恤隱

之心隱憫也而阿黨權勢黜之當矣韓混掌

邦計之臣混判度支故云掌邦計敢爲面欺乃置而

不問是刑罰止行於卑賤而不行於貴近

也蔣鎮以諫官受委覆實而共爲姦罔人

主卒受其欺，廷臣亦無敢言。此二臣者，豈非以其君雖欲恤民而卒歸於好利，受彼可以蒙蔽，故敢行詐而無所忌憚也。是以雖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孟離婁今有仁心仁問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政。天下愈受其弊，由賞罰不平，聽任不明故也。且在縣令與御史則始疑而終察之，在戶部與諫官則始疑而終信之，其爲欺一也。明於踈遠而眩於貴近，是

朝廷無公道也。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書：洪範五皇極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王道平平。若代宗者，其何責焉。

十四年五月，德宗即位，在亮陰中，勅遵禮法，閏月詔罷省四方貢獻之不急者，罷梨園使及樂工二百餘人。又詔天下無奏祥瑞及獻珍禽奇獸怪草異木內莊宅使上言諸州有官租萬四千餘斛，帝令分給所在充軍儲放。

諸國所獻馴象於荆山之陽凡四十有二及  
豹豹女狗狗切鬪雞獵犬之類悉縱之又出官女  
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相  
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臣祖禹曰德宗即位之初思致太平知天  
下厭代宗之政滌其煩穢決其底滯四海  
之內聞風震悚以為不世出之主也唐太宗  
贊王治之君不數年而致大亂何哉燭理不

明而所任非人求欲速之功役其獨智而

不本於人情故也前晁錯傳策三王計孟

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其德宗之謂乎

代宗優寵宦官奉使者不禁其求取嘗遣中

使賜妃族還問所得頗少代宗不悅以為輕

我命妃懼處以私物償之由是中使公求賂

遺無所忌憚宰相常貯錢於閣中每賜一物

宣中旨無徒還者出使所歷州縣移文取貨



與賦稅同皆重載而歸德宗素知其弊及即位遣中使邵光超賜李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馬及縑七百匹黃茗二百斤帝聞之怒杖光超六十而流之於是中使之未歸者皆潛棄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莫敢受

臣祖禹曰代宗寵宦者而縱之受賂雖為蠹政其害未大也德宗矯其失而深懲之豈不明哉然其終也舉不信群臣惟宦者

之後至委以禁兵持天下之柄而授之唐

貞亮傳德宗貞元末宦人領兵附順者益衆宦者傳序德宗懲艾北賊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王之置護軍都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舉手伸縮便有輕重其後人主廢置遂出於其手如守澄弒憲宗於中和殿立穆宗楊復恭立昭宗自稱立天子既得位乃廢定策國老奈何負心門則其為害又甚於代宗何其明

於知父之失而闇於知已之非乎昔者明王欲改其先君之過者殆不然故夫德宗

即位之初凡深矯代宗之政者愚人以為  
喜而哲人以為憂蓋出於一時之銳而無  
忠信誠懇之心以守之記檀弓苟無忠信誠懇之心雖固結  
之民其未有不甚之者也

德宗一

右代宗在位十八年崩年五十三其年  
建中元年五月始用楊炎議約百姓丁產定  
等級秋夏徵之作兩稅法比來新舊徵科色自一切罷

正

之二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

臣祖禹曰立法者其始未嘗不廉而終於

貪出令者其始未嘗不戒而終於廢法令

者人君為之而與天下共守之者也唐李乾祐

法令者與天下共之苟朝廷自不守其法則天下其

誰守之德宗之政名廉而實貪故其令始

戒而終廢其初禁暴非不嚴也而刻剝之

令紛然繼出天下不勝其弊勝平蓋法雖

備具而意常誅求人君用意出於法外天下之吏奉朝廷之意而不奉其法逆意有罪奉法無功是以法雖存而常為無用之文也

帝初即位踈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涉以儒學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繼以賊敗宦官武將得以藉口曰南牙文臣賊動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邪於是帝心始疑

中宗嗣聖十四年集賢曰唐介字相為南牙政務南牙

不知所倚仗矣

臣祖禹曰德宗之不明豈足與有為哉

臣以賊敗而疑天下之士皆貪何其信小

人之深而待君子之淺也舜不以朝有四

凶而不舉元凱左丈十八年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

篤誠天下之人謂之八凱高辛氏有子八

人忠肅其懿宜慈專和謂之八元舜舉八

凱使王后士以揆百事舉八元敷五周不教於四方四凶謂共工驩兜三苗鯀夫以

賜納兩口

懿

失於一人而不取於衆是以噎而廢食也  
已則不明不能求賢卒委宦者以為腹心  
乃疑朝士皆不可倚仗不自知其蔽也

二年二月以御史大夫盧杞為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杞陰狡欲起勢立威小不附已者必  
欲寘之死地引太常博士裴延齡為集賢直  
學士親任之

臣祖禹曰君子與小人莫不引其類而聚

於朝前劉向傳封事賢人在上小人君得一

賢者而相之為相者舉其類而進之後之  
進者亦舉其類繼之者莫非賢也其國未  
嘗無人焉則是得一賢而百姓被其德澤  
者數十年而未已也其任小人也豈特一  
時之患哉亦舉其類而進之後之進者亦  
舉其類繼之者莫非小人也其任一小  
人而天下被其災害者亦數十年而未已

焉德宗既相盧杞而杞復引延齡以爲助  
則其國政可知矣盧杞相於建中之初而  
延齡用於貞元之後是始終之以小人也  
故德宗之時賢人君子常阨窮而道不得  
行由小人彙進而不已也彙類也人君豈相  
可不慎哉

三年四月帝遣中使發河朔三鎮兵討田悅  
王武俊不受詔執使者送朱滔滔言於衆曰

將士有功者吾奏求官勳皆不遂今欲與諸  
君共趨魏州擊破馬燧以取溫飽何如皆不  
應三問乃曰幽州之人自安史之反從而南  
者無一人得還今其遺人痛入骨髓况太尉  
司徒皆受國寵榮將士亦各蒙官勳誠且願  
保目前不敢更有僥覲滔默然而罷乃誅大  
將數十人厚撫循其士卒帝聞之以力未能  
制滔賜滔爵通義郡王冀以安之滔反謀益

甚分兵營於趙州劉忬以書諫止之滔不從遣人誘張孝忠孝忠拒之滔將兵發深州至東鹿將行士卒忽大亂誼諫曰天子令司徒歸幽州奈何違勅南救田悅滔大懼走匿蔡雄等矯傳滔令諭士卒曰今茲南行乃為汝曹非自為也衆乃共殺勅使又呼曰雖知司徒此行為士卒終不如且奉詔歸鎮雄復諭之衆然後定滔即引軍還深州密令訪察唱

亂者得二百餘人悉斬之乃復引兵而南衆

莫敢前卻

臣祖禹曰民皆有常性

書湯誥惟皇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恒

性克綏厥猷惟后

飢食渴飲以養其父母妻子而

終天年此人情之所欲也豈樂為叛而沉

其族哉然自古治少而亂多由上失其道

而民不知所從

語十九上失其其道民散久矣

故姦雄得

以說其衆而用之也天寶以後幽薊為反

逆之區中國視之無異戎狄朱滔劫其民  
如此不得已而後從之亦足見其本非好  
亂也君人者可以省已而脩政矣詩序曰  
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六月詩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  
微先王不以罪四夷而咎中國反求諸已  
自脩而已矣孟公孫丸反求諸已而已矣人君苟行仁  
政使民親其長愛其上孟梁惠下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  
其長驅之為亂莫肯從也姦雄豈得而詐  
矣

之哉

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  
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建議以為貨利所聚  
皆在富商請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  
供軍計天下不過借二三千商則數年之用  
足矣帝從之詔借商人錢令判度支條上判  
度支杜佑大索長安中商賈所有貨意其不  
實輒加榜捶人不勝苦有縊死者長安囂然

如被寇盜計所得纔八十餘萬緡又括僦質  
 錢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  
 櫃窖百姓為之罷市相師遮宰相馬自訴以  
 千萬數盧杞始慰諭之勢不可遏乃疾驅自  
 他道歸計并借商所得二百萬緡人已竭矣  
 臣祖禹曰人君用天下之力取天下之財  
 征伐不廷以一海內所以保民也而無革  
 既起未嘗不虐其民暴斂之害甚於寇盜

寇盜害民之命而暴斂失民之心害民命  
 者君得而治之君失民心則不可得而復  
 收也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記檀弓孔子  
過泰山側有  
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  
路問之曰子哭也一似重憂者而曰然昔  
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  
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  
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識音志  
 借商之事可見矣議者必  
 曰不有小害不得大利不有小殘不成大  
 功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是以人主甘



心焉而卒致大亂此不可以不戒  
帝初即位崔祐甫爲相務崇寬大故當時以爲有貞觀之風想望太平及盧杞爲相知帝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群臣勸帝以嚴刻御吏中外失望

臣祖禹曰德宗性本猜克克當作刻唐本

薄以疆故小人易入用崔祐甫則治用盧杞則亂祐甫輔之以寬大固益其德矣杞

明自任

輔之以嚴刻則合其性焉由其本猜克故也當其即政之始勵精求治唐本紀史臣曰帝初摠萬機勵精治道猶能任賢一爲小人所指導而終身不復使祐甫用於貞元之後亦豈得行其志哉

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奏本道稅錢每千請增二百五月詔他道皆如淮南又塩每斗價皆增百錢十一月加少遊同平章事

臣祖禹曰少遊重斂加賦以媚上求寵此  
民賊也德宗推其法於天下而以宰相賞  
之是以百吏承風競爲刻剝民不勝困以  
至大亂夫以天官賞民賊孟告子君不鄉  
道不志於仁而未富之是富樂也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安得無顛覆之  
禍乎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三畢

宣曆六年七月廿三日卒業

